

七
苑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

Nº 185



七

苑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

Didacus de Pantoja, S. J. (龐迪我) 1571-1618

DE SEPTEM VICTORIIS

8^a editio

南京主教惠

重准

一六一四年 極西龐迪我撰述
一九三一年八月

第八版

七克序

自子思子發明性道，原本天命，後世言道術者準焉。至謂天下之至聖，德施洋溢，及乎照墜，命曰配天，殆未易揆測也。今上在宥天下，遠人來賓，乃有泰西諸君子航海而來，計其途八萬餘里，閱三年始抵中國，有古越裳肅慎，奇肱身毒所未經涉著，此亦盡乎照墜矣。夫麟遊鳳至，皆稱聖瑞，貴來遠也。物之瑞，孰與人爲瑞乎。洋洋乎聖德配天，非我皇上疇當之。諸君子觀光用賓，大都潔修自好。其爲人不詭時向，其爲學不襲浮說，間用華言譯其書教，皆先聖微旨也。察其燕私屋漏，密修密證，皆鑿鑿不背所聞。其言語文字，更僕未易詳，而大指不越兩端，曰欽崇一

天主萬物之上。曰愛人如己。夫欽崇

天主。卽吾儒昭事上帝也。愛人如己。卽吾儒民吾同胞也。而又曰
一。曰上。見主宰之權。至尊無對。一切非鬼而祭。皆屬不經。卽夫子
所謂獲罪于天。無所禱也。其持論可謂至大。至正。而至實矣。夫課
虛崇玄。洸洋無際。要眇何難。要以真實世諦。使人可信。可解。而不
可易。此爲難耳。則畫師圖鬼物。圖狗馬之說也。又以泛而言昭事。
稽顙對越。皆事也。必愛人。乃爲昭事之真。泛而言愛人。怵惕煦嫗。
皆愛也。必克己。乃有愛人之實。故有所謂食饑者。飲渴者。衣裸者。
舍旅者。醫病者。及顧罔罔者。贖虜者。塋死者。皆愛人事也。而又有
所謂伏傲。熄忿。解貪。防淫。遠妬。清飲食。迷醒懈惰。于爲善之七克。

克其心之罪根。植其心之德種。凡所施愛。純是道心。道心。卽是天心。步步鞭策。着着近裏。此之爲學。又與吾儒罔然爲己之旨。脉脉同符。學者循此繕修。存順沒寧。來去翛然。旣不徒生。亦何畏死也。惟是七克所載。大率遠于俗情。如以富貴榮寵爲綴疣。貧窮苦楚爲福澤。驟閱之。覺可駭可異。而徐玩之。名理妙趣。醒心豁目。未有不躍然神解。而卷不釋手者。此書在慧悟之士。機警觸發。見之自有神契。其次則困衡之輩。推勘路窮。如貧見家珍。渴得甘露。更有津津證入處。惟一種世味濃郁。嗜進無已之人。靈府多滓。難與微言。視此不免嚼蠟。或以此方文字。見解測之。更泥不通。則不終卷而臥。此非書之罪也。龐公號順陽。予未與一面。聞其居長安。大官

授餐。爲聖天子所禮遇，名流多與之遊。諸題語言，人人殊率企嚮，不啻口出，卽其人可知矣。

鄭圃居士楊廷筠書於明且齋中



西聖七編序

西洋龐君迪我著七編，始于伏傲，終于策怠，示余余愛而讀之。蓋洗心之聖水，對證之要方也。古者國有狂泉，國人飲之，皆狂。當今之時，問今之俗，絜己方人，似無不中此七病者。幾于以國狂。而龐君實來傳其國學，實爲此方七藥。龐君雖與華之人處，往往交臂而失。卽諳華性，不應徹見腑肝，窮悉底蘊，言言當也。石言于晉，或憑之言。龐君之言，無所憑假。意者天主使之耶？特揭開心，鴻宣驚耳。警策破夢，妙喻解頤。天地之淫厲，人身之膏肓，皆從骨髓心絡，剗剔其淫邪蟲毒。薰以反魂之香，塗以合體之膏。其神解，在秦和扁鵲之上。其易簡，在六經四子之表。漢遺宋雲等，往西域得四十

二章。經鹿苑之卮譚，驚峰之粃論，而藏之蘭臺石室，過甚珍藏。余訝時人見龐君久在華域，溷跡中庸，不澄意遠觀，割情獨繕，不知其可重也。近世學者，祇信卽心之學，不解原天之心，素無止定之功，妄言隨欲皆善，往往駕慈航而殞命，握至寶而喪家，無明師友以導之，和毒脂其難進矣。夫用七德，克七情，以理治欲，實以心治心也。得其道者，藥在殊方絕域，可以籬壁間物代之。讀龐君書者，毋以歐羅巴生遠近想，亦毋以六經四子生異同想。期于切救時病，庶于國有瘳乎。雖然，君書業已懸之國門，或諱疾而忌醫，復增長其病心，與君爲魔難，將奈何。君不與此土人比肩事主，同籍分祿，且所述者，

天主之言。天使言之。度無爲君難者。卽有之。度無能舉七編之言。而非是之也。則亦不足爲君難矣。

碭郡彭端吾



七克自序

人生百務，不離消積兩端。凡所爲修者，消舊積新之謂也。聖賢規訓萬端，總爲消惡積德之藉。凡惡乘乎欲，然欲本非惡，乃

天主賜人存護此身，輔佐靈神，公義公理之密伴。人惟汨之以私，乃始罪譽萬狀，諸惡根焉。此根潛伏于心土，而欲富、欲貴、欲逸、樂三巨幹勃發於外。幹又生枝，欲富生貪，欲貴生傲，欲逸生饕，生淫，生怠。其或以富貴逸樂勝我，卽生妬，奪我，卽生忿。是故私欲一根也。欲富、欲貴、欲逸、樂，幹也。而生傲、生貪、生饕、生淫、生怠，及妬、忿、枝也。種種罪誅，非義之念，慮言動，七枝之結爲實，披爲葉也。地獄之火，此樹薪之。故曰：去私欲，而獄火自無矣。世間疾憂患亂，身心不

寧皆由食此樹之實而作者。拔此樹于世，而人皆天神也。視人如己，視死如歸，天堂境界，豈遠乎哉。然而克欲修德，終日論之，畢世務之，而傲妬忿淫諸欲，卒不見消。謙仁貞忍諸德，卒不見積。其故云何，有三蔽焉。一曰，不念本原。二曰，不清志嚮。三曰，不循節次。夫世之傲然自是者，咸謂修德克欲之力量，我自能之。不知自有生來，但有一念提醒，莫非天地元主賜我者。富貴壽安微暫之福，有一隙之明者，皆知出于天主。而克欲修德，最難劇務，妄自認爲己能，謬孰甚歟。如知力量，悉從上主而出，其於欽事祈禱，自不容已。迨德成欲克，皆認主賜也。彼謂我自能之，不緣主力，乃由傲魔所中，忘却本原。冥悻自是，聞諛則沾沾自喜，稍拂則謂非

所應遇，而怨尤不已，此其所修何德哉。凡人善惡，係於所志。有善業而無善志，猶人形而無靈神。非人，徒人形耳。輕舟利車，濟人於難，而人不賞其功。何者，舟車有功，而無濟人之志耳。修德克欲者，惟是蠲潔其一心，以媚茲上主，其志足貴也。次則志羨天德之美也。次則志在乎生享淨心之樂，而身後獲見天主，與神聖耦也。若修德而雜之以富貴榮名世福之望，則所修非德。乃修他欲，而襲德貌耳。非以德攻欲，乃以欲攻欲耳。舊欲未去，新欲且增，墊焉。夫德所至忌，世福之羨也。祛欲者所攻，正攻此羨世福之俗腸。有所攻以積德，又操所忌以毀之，德烏乎成。故志嚮不可不清也。凡有志修德者，必曰：吾必使無絲毫人欲之私。語甚美矣。第言之。

易也。行之難也。一言而盡。百年不能迄。攻一欲難於勝一國。矧併攻諸欲乎。且德之初修也。甚微甚弱。而欲之初受攻也。方鉅方強。以微弱之德。攻鉅強之欲。意徒銳而欲彌增。旋廢業而反受其害。夫克私欲。如折舊屋也。先折址者。室覆材破。人受壓焉。先折薨簷。漸至於柱礎。則材與人不傷。而功易奏。是以克欲者。須一一別攻之。始于易小。俟德力滋鉅矣。乃始漸進於難且大者。以漸滋致精。道路更穩。如過于亟。易于碍墜。故曰。進德如升梯。謹行勿奔。奔必隕。不控于地。不已矣。亟修而無度。非自恃而凌躡。卽速勸而委頓耳。此不循節次之咎也。迪我八萬里外。異國之旅。蚤荷 天主靈慈。悟此世福。至暫至微。匪堅匪駐。轉思身後。實具永年禔福。爰從

耶穌會教習。聞豪傑光闡之旨，正己化俗。憫夫邪說充塞，不知天主爲人物真主，不思天堂有真修捷路。乃偕數友東來，九死一生，涉海三載，而抵中華。中華語言文字，迥不相通。苦心習學，復似童蒙。近稍曉其大略，得接講論。竊見有志儒賢，多務修德克己之功。同方合志，萬里非懸。第緣三者之蔽，隔藩未一。因繹所聞，及所管關一二，以資印可。夫人心之病，有七。而瘳心之藥，亦有七。要其大旨，總不過消舊而積新。積之之極，以積永樂永慶。消之之極，以消永苦永殃焉。諄諄箴勗，良費辭說。蓋緣人心如口也，口各喜其味，故饌各投其喜。德一而已，眾言錯陳，故折俎之不一饗也。惟嗜者之所染指。如曰：支離其辭，以支離其德，則迪我烏敢焉。